

戴君仁著

戴靜山先生全集
(三)
(上)

臺靜農題



五

戴君仁著

梅園詩存

戴君仁著

梅園論學三集

自序

自

序

在前幾年，我曾經出了兩本論文集，近來陸續又寫了十來篇文章，不過我老而且病，精力不繼，文章多數都寫得很短，放在抽屜內，本來只是供自己玩玩而已，不想出版。誰知學生書局的張洪瑜先生要我在他們書局裏出一本書，意思非常誠懇，情不可却，就把這些短文章，托門人程元敏整理，程君前天來說，他整理好了已可以出版，要我寫幾句話放在前面。我實在無話可說，無已，只好攀附兩位老前輩。

近代講考據之學的，依我看最精確的當推王靜安和陳援菴兩位先生，兩先生所研究的範圍雖不同，而有一個共同原則，就是能用新材料，能找好題目；有新材料、好題目，才能寫出好文章，新見解。而我不幸見不到新材料，而且閉置一室，行動不便，也不能去尋找材

料。無已，只好在舊書裏面找些話來講。主要的舊書便是論語、孟子、學庸等所謂四書。四書在現代仍是一般學生必讀之書，古今講解的人不知有多少，我要在這裏面找題目頗不容易。現在我想些問題，寫出我一點意見，請讀者判斷一下，還有些道理沒有？我所謂問題者，都是很平凡的，而我的意見，別人也許認為不平凡，甚至於奇怪。但我却不是憑空說，要有證據，如果證據確鑿，那麼，我這些「不平凡」的見解，也許不爲人所怪了。（我不敢用創見二字，因為我讀書不多，不知我的意見前人說過沒有。）這裏面有若干篇都用朱子注解，在古代學者中，我最崇拜朱子。朱子除四書集注外，對於易經還著有易本義和易學啓蒙兩書，我也曾大致研究一下，寫了兩篇文章，現在也放在一起，總成此集。慚愧文章太少，只是不辜負張洪瑜先生的美意，塞責而已。印出了向讀者請教，並求批評，這些文章裏的意見，有沒有一點價值。

末了，程君替我審訂，張先生願爲我出書，都是應該感謝的！

梅園論學三集目錄

自序	一
讀論語	一
大學八條目的覆說	一五
與天地參	一九
一個理學家的先驅——蘇綽	二五
陽明批評孟子盡心章朱注	二九
朱子的易學	三三
朱子易本義的注解	七七
釋叢	八七
重談宋人圖書之學	九一

讀 論 語

朱子語孟集義序云：

「論語之言，無所不包，而所以示人者，莫非操存涵養之要。」

論語是孔門弟子記錄孔子之言，非常散碎，朱子却能用一條線索，把這些散錢貫串起來，給學者一個綜合的觀念，真可稱為善讀論語者。我近來溫讀論語，雖不能像朱子那樣看得深切，也覺得有幾點意思想講一講。前些時曾寫一文，專解釋子在川上一章，現在所要講的，不止一章，雖然也有一個中心，但不是綜貫性的，只是把我讀論語所引起的疑情，找一個解答，是否正確，則希望通人指教。

我所懷疑的第一點：子罕篇說，「子罕言利，與命與仁。」論語二十篇中，言仁的幾乎

獨目皆是，何以說他罕言？（皇侃義疏把與字解爲許與，他說：「弟子記孔子爲教化所希言及，所希許與人者也……仁是行盛，非中人所能，故亦希說許與人也。」與「與」訓及，實無不同，觀下第三點自見。）

第二點可疑的是：孔子所說爲仁，有時甚難，如「爲之難，言之得無訕乎？」（顏淵）「仁者先難而後獲。」（雍也）有時甚易，如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（述而）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？我未見力不足者。」（里仁）

第三點可疑的是：對弟子或時人、古人，很難許他爲仁，如公冶長篇：「或曰，雍也仁而不佞。子曰，焉用佞？禦人以口給，屢憎於人，不知其仁，焉用佞？」又全篇：

「孟武伯問子路仁乎？子曰，不知也。又問，子曰，由也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，不知其仁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，求也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爲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，赤也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

這些是評弟子的，又全篇：

「子張問曰，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，無喜色；三已之，無愠色；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；何如？子曰，忠矣。曰仁矣乎？曰，未知焉得仁。崔子弑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違之，至於他邦，則曰，猶吾大夫崔子也；違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，猶吾大夫崔子也；違之，何如？子曰，清矣。曰，仁矣乎？曰，未知焉得仁。」

這是對時人的，俱可見孔子不輕易許人以仁。至於評古人的，憲問篇云：「子路曰，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，曰，未仁乎？子曰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，如其仁！如其仁！」

管仲之器小，不儉，且不知禮，而孔子反許他仁。又如微子篇：

「微子去之，箕子爲之奴，比干諫而死，孔子曰，殷有三仁焉。」

比干諫死，可以算是殺身成仁，微子只是離去，和陳文子的離去，沒有多大差別，何以孔子許他爲仁？綜合起來看，使人懷疑孔子對人許仁不許仁，有些太容易，有些又很嚴格，這是什麼緣故？

要想解答這些疑問，首先要知道孔子是比較重視行爲的人，認爲行重於言。他說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」，（里仁）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」，（全上）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」。（憲問）又對弟子們說，「二三子以我爲隱乎？吾無隱乎爾，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」。（述而）他尋常只要學者怎樣的做，而沒有什麼詳細的理論。我曾寫過一篇文章，題爲「王陽明與陸象山」，收在梅園論學續集。就在論語中舉些孔子的話，以見孔子只是教人行，行得熟了，自然能默而識之；而認爲陽明的知行合一，可以算是直紹孔子的。因此孔子對於仁罕言，雖然他罕言，可是弟子們却要問，孔子便不能不答。於是乎這個罕言的題目，在論語中就成爲常言的題目了。但孔子答弟子問仁的話雖多，而他的答語，却依然只是教他們去行。如顏淵篇所載：

「顏淵問仁，子曰，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顏淵曰，請問其目。子曰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

「仲弓問仁，子曰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」

「司馬牛問仁，子曰，仁者其言也訥。曰，其言也訥，斯謂之仁已乎？子曰，爲之難，

言之得無訛乎？」

「樊遲問仁，子曰，愛人。」

樊遲凡三次問仁，除了上面愛人之答外，還有雍也篇說：

「樊遲……問仁，曰，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」

又子路篇云：

「樊遲問仁，子曰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，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」

以上所有答語，雖然有簡有詳，有深有淺，而都屬於行為方面，則是一致的。一個人的行為，就是他的生活，孔子的教育，可以說是生活教育。他的教育是如此，所以弟子問仁，他都教他們怎樣去行，而中庸的「力行近乎仁」這句話，我們就可以懂得透徹了。

復次，我們要進一步研究，孔子為什麼只在行為上說？這表示不僅他重視行，且因說仁只能就行為說。蓋弟子們所問的是本體，而孔子回答只是功夫。這仁即是天命之性，是本體，即是大學的「明德」，中庸的「誠」，孟子所謂「本心」、「良知」。朱子解釋仁字說，是「愛之理、心之德」（學而篇其為仁之本與語下注），正是指體而言。體不可說，（程明道所謂才說性便已不是性）只能就用上說，由用即可見體。（體用是合一的）所以孔子說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。自然，孔子答諸弟子問，雖同是一個行的原則，但也因弟子資質造詣，而有深有淺。也有因人而施，對症下藥的。（如答司馬牛）朱子在顏淵、仲弓、司馬牛三人問仁各章下，注得極精細，真是讀者所宜致思的。

第二層我們要解釋孔子說為仁，何以有時甚難，有時甚易？此由仁為心之全德，能使全德顯現，固然是十足的仁人，但有一端發現，也不能不算是仁。譬如日光普照，固然是日，

而一隙之光，也不能不算日。中庸云，「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。」這是同樣的說明。所以孟子要講擴充，惻隱之心，只是仁之端，雖然人人俱有，不待學慮而知能，若不擴充，則是星星之火，一閃即滅，不起作用。故孟子又說，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」盡心是要盡心德的全量，能盡全量，才是至誠，才是十足的仁人。盡心要下功夫，故孔子云，爲之難。可是才知下功夫，便已是爲仁，故曰，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？我未見力不足者」；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」。如肯用力，一天已是仁，豈不甚易？至於盡心之全德，則顏子尙只能三月不違仁，豈不甚難？所以我們不必懷疑孔子的話，自相矛盾。

末了，要解釋對弟子、時人或古人，有的不肯輕許以仁，也有看起來似乎許之甚易，這和第二點很相似，朱子在各章注裏，都有解釋，我們舉幾節爲例：

子張問令尹子文下注云：

「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，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。是以夫子但許其忠，而未許其仁也。」

注陳文子下云：

「文子潔身去亂，可謂清矣。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，而能脫然無所累乎？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，而猶未免於怨悔也。故夫子特許其清，而不許其仁。」

注管仲如其仁下云：

「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，而其利澤及人，則有仁之功矣。」

注殷有三仁下云：

「三人行不同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，故不拂乎愛之理，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。」朱子注令尹子文、陳文子、管仲的話，大約能得孔子或許或否之意。惟注殷有三仁，像微子去之，焉知不是避禍之心，是否出於至誠惻怛，頗爲可疑。不過當孔子時，殷代的史料，存得尚多，孔子把他們三人，全許爲仁，想有以知其生平而云然。

總結起來，孔子說仁的話並不少，不能算是罕言。而且意思不統一，不固定，容易使人懷疑，但我們從前面所解釋的話看起來，似乎也可以明瞭仁之所以爲仁。雍也篇末，孔子答子貢云，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」，這話顯示了仁是成己成人之道。中庸云，「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仁也，成物知也，性之德也，合外內之道也。」論語的仁即是中庸的誠，是性之德，我們對看一下，可以幫助對仁的了解。至於後儒的解釋甚多，最平實的莫過於朱子「愛之理，心之德」六字。而在子張問令尹子文章下，朱注云，「愚聞之師曰，（師當是李延平，見延平答問，朱子遺書本）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」。這句話也很實在，很清楚。（明道云，「仁者天下之正理。」伊川云，「仁之道，要之只消道一公字，公只是仁之理，不可將公便喚做仁。公而以人體之，故爲仁。只爲公則物我兼照，故仁所以能恕，所以能愛。恕則仁之施，愛則仁之用也。」當理而無私心，當是本二程之意。二程語錄自近思錄第一二兩卷）子張篇載子夏云，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」伊川說，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何以言仁在其中，學者要思得之，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」。「思得之」，實在是最重要事，仁須自識，不從人求。我們若要從書本裏，替仁字找一個訓釋，這種工作，完全於身心無益。伊川說得好，「義訓宜，禮訓別，智訓知，仁當何訓？說者謂訓覺訓人，皆非也。當合

孔孟言仁處，大概研窮之，二三歲得之，未晚也。」又：「問仁，伊川曰，此在諸公自思之，將聖賢所言仁處，類聚觀之，體認出來。」（所引伊川語，均錄自近思錄）這樣看來，我們若要懂得孔子所謂仁，須是引就自己分上作體認功夫。尤其是要在行的方面注意，所謂力行近乎仁。孔子教人力行，正是求仁之方。而朱子所謂操存涵養者，就在力行之中，不知不覺的把氣質變化了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朱子這話，才於身心有益。

讀川上章

論語子罕篇有這樣一章：

「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」

這簡短的兩句話，意旨頗不易了解。魏何晏論語集解云：

「包曰：逝往也，言凡往也者，如川之流。」

他把逝釋爲往，是不錯的。但是什麼東西往了呢？還是沒有說明白。

梁皇侃的論語集解義疏，先引集解，（皇本作鄭玄曰）逝往也云云，然後加疏云：

「逝往去之辭也。孔子在川水之上，見川流迅邁，未嘗停止，故歎人年往去，亦復如此，向我非今我，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。……日月不居，有如流水，故云不舍晝夜也。」

他解釋得非常明白，孔子的意思，只是感歎時間過得快。皇氏疏中又引江熙云：「人非南山，立德立功，俛仰時過，臨流興懷，能不慨然，聖人以百姓心爲心也。」又引孫綽云，「川流不舍，年逝不停，時已晏矣，而道猶不興，所以憂歎也。」江孫二家，雖亦認爲

逝去的是年歲，而謂聖人以年歲易逝，歎吾道不行，似略勝皇氏一籌。

宋邢昺論語疏云：

「此章記孔子感歎時事，既往不可復追也。逝往也，夫子因在川水之上，見川水之流迅速，且不可追復，故感之而興歎，言凡時事往者，如此川之流，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。」他的疏是因仍皇疏而加以節改的。他把人年改爲時事，似乎孔子不以一己之老大爲歎，意思雖然較好一點，但仍不如後來道學之儒，解釋得精確。

朱子論語集注云：「天地之化，往者過，來者續，無一息之停，乃道體之本然也。然其可指而易見者，莫如川流。故於此發以示人，欲學者時時省察，而無毫髮之間斷也。」

又引程子曰：

「此道體也。天運而不已，日往則月來，寒往則暑來，水流而不息，物生而不窮，皆與道爲體。運乎晝夜，未嘗已也。是以君子法之，自强不息。及其至也，純亦不已焉。」又曰：

「自漢以來，儒者皆不識此義。此見聖人之心，純亦不已也。純亦不已，乃天德也，有天德，便可語王道，其要只在謹獨。」

朱子的注，是合用程子兩段話而寫成的。道體即是人心——人的本心。道體運化，無斯須之停，人的本心流行，即是天理流行，亦無毫髮之間。程子前段話裏說道體，後段裏說聖人之心。明明說道體即是人心，人的本心，朱子注中，前面說「道體之本然」，後面說「欲學者時時省察」，省察正是人心修養的用力處。道體和人的本心，是二而一的。程朱二子這樣解說，較何皇諸家能得孔子的本意。因爲仲尼歎逝川，是贊歎而不是憂歎，是贊美之辭，

而不是感傷之語。

何以見得孔子歎逝川，是贊歎之辭呢？這有孟子荀子兩家的書爲證。

孟子離婁下篇說：

「徐子曰：仲尼亟稱於水曰，水哉！水哉！何取於水也？孟子曰：『原泉混混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，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爾。苟爲無本，七八月之間雨集，溝澮皆盈，其涸也，可立而待也。故聲聞過情，君子恥之。』」

亟稱之亟，朱注解爲數，孫奭孟子疏，也說數數稱道於水。可見據徐子所聞，孔子是常常看水的。又荀子宥坐篇說：

「孔子觀於東流之水，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『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？』孔子曰：『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；其流也埤下裾拘，必循其理似義；其洸洸乎不瀾盡似道；若有決行之，其應佚若聲響，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；主量必平似法；盈不求概似正；渟渟微達似察；以出以入，以就鮮絜似善化；其萬折也必東似志；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。』」

子貢問孔子，何以見大水必觀，可見也是常觀的。由孔子常愛看水，可以想知他是贊美水，而不是見水引起憂傷。因爲感年時易逝而憂傷，不過是偶而一發，不會常常的愛看。只有歡喜贊歎，是情不容已的，見水便要看，看了不禁贊歎稱美。荀子書所記，稱水似諸德，是贊美之辭不待言。即在孟子書中，說有取於水，也是稱贊之意，所以朱注云，水哉水哉，歎美之辭。孟荀兩書，記孔子贊水之故，意不相同。荀子書中，說得頗碎瑣，恐不得孔子本旨。孟子認爲「有本者如是」，似得其真。但末了說「故聲聞過情，君子恥之」，朱注引林

氏曰：徐子之爲人，必有躐等干譽之病，故孟子以是答之。則是借題發揮，救病之言。那麼，也就不見得真在詮說孔子本意了。我覺得倒是程朱兩家的話說得對，他是贊歎道體，也是贊歎人的本心的，本心流行，如水之不息，即是道體之本然，所以本心也可名之爲天理，也可以稱之爲「仁」。從川上一章，可以解里仁篇孔子所說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」三句話是說本心流行，不容或息的。實則本心是不會停息的，只是被情慾所惑，有時障礙而已。因此要時時省察，自己的心在不在。孟子說「存其心」「求其放心」，又引孔子的話，說「操則存，舍則亡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，惟心之謂與」。孟子是重察識的，這些真是察識的切要之言。而朱子在川上章，注云「欲學者時時省察，而無毫髮之間斷」，下語真是精確極了！

附記：既成此文，偶閱傳習錄，於下卷云，「問逝者如斯，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？先生曰，然。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，方才活潑潑地，方才與他川水一般。若須臾間斷，便與天地不相似。此是學問極至處，聖人也只如此。」陽明之意，與程朱無異。

（原載人文學報第五期，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出版。）

讀知及之章

論語衛靈公篇有如下一章：

「子曰：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雖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莊以涖